

# 太行雄姿

刘恩荣铜笔画集

杨明远

刘恩荣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LIU EN RONG GAN

# 太行雄姿

刘恩荣铜笔速写集

杨力舟题



刘恩荣 著



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 
山西人民出版社

# 太行雄姿

刘恩荣铜笔速写集

杨明远

刘恩荣 著

山西人民出版社

LIU EN RONG GAN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太行雄姿 / 刘恩荣著. ——太原: 山西人民出版社, 2012.3

ISBN 978-7-203-07599-8

I. ①太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刘恩荣—自传 IV. ①K825.4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 2012 ) 第022658号

太行雄姿 : 刘恩荣钢笔速写集

---

著 者: 刘恩荣

责任编辑: 吕绘元

装帧设计: 李 斌

---

出 版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地 址: 太原市建设南路21号

邮 编: 030012

发行营销: 0351-4922220 4955996 4956039

0351-4922127 ( 传真 ) 4956038 ( 邮购 )

E-mail: sxsccb@163.com 发行部

sxsccb@126.com 总编室

网 址: www.sxsccb.com

---

经 销 者: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·山西人民出版社

承 印 者: 山西天天印业有限公司

---

开 本: 889mm×1194mm 1/16

印 张: 12.5

字 数: 230千字

印 数: 1-1000册

版 次: 2012年3月 第1版

印 次: 2012年3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203-07599-8

定 价: 75.00元

---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恩荣川老：

你好。来信及照片均收悉。铜  
羊连画有特点。出版画集。让民  
众共享。遵嘱画太行雄姿。既是  
对山的认识。也是对你的作品的评  
价。刻样款为恩荣铜羊连画集。吾意  
如此。好一些。横竖三条。请酌用。你真

在太行条件方便。坚持画下去，  
必有成果。两幅照片小。有意见。特书  
明请酌。既明暗可根据画而未设计  
如果互表现。光感光源要一致。在恩民上横勇  
我们在左。横作画。向照片。难得谢。  
你的照片与保存。请写至此。寄画  
册。奉祈。杨力舟

杨力舟  
七月初十日

中国当代著名画家杨力舟给作者的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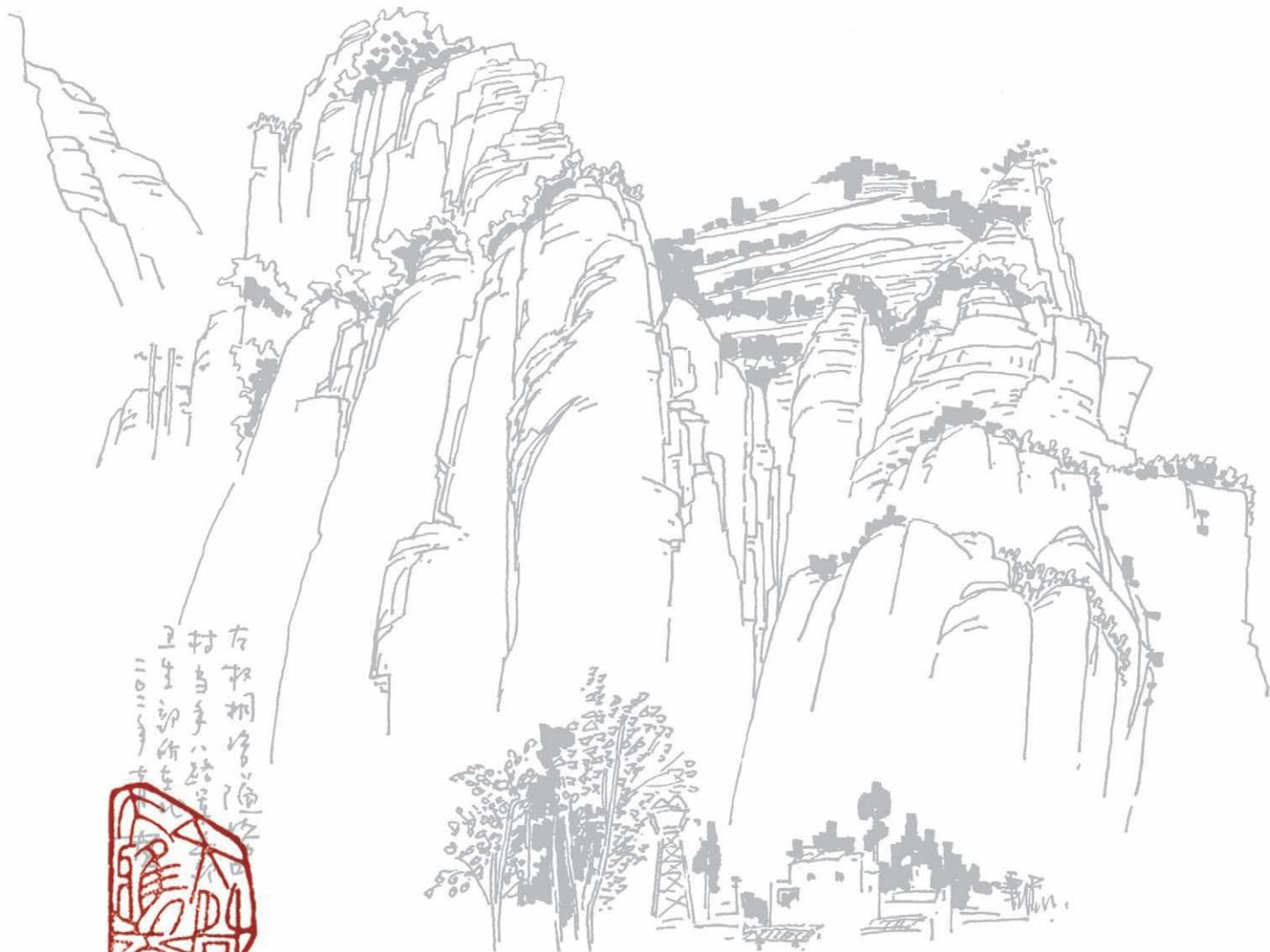


1	2
3	

1.1983年，著名画家杨力舟先生莅临左权县文化馆，为美术培训班学员现场作画。左起：杨力舟、王迎春、刘恩荣。

2.1983年，著名画家王迎春女士莅临左权县文化馆，为美术培训班学员现场作画。二排左二原乃庆，左三李斌。

3.1983年，著名画家王迎春女士莅临左权县文化馆，为美术培训班学员现场作画。



右松桐岭  
村当年八  
王生部所  
在



## 太行入画蕴真情



恩荣和我是多年的老相识了，特别是在县人大工作时，我们还做过几年的同事。恩荣比我年长，我很敬重他的人品和才学。2001年，我调整到宣传部工作没几天，恩荣拿了厚厚的一摞画稿来找我，要我写个序。当时我觉得这是件很难为情的事，因为我在写作方面是没有多少天赋的。尤其是在政法部门工作近十年，我已习惯把自己定位于“武”人。但恩荣很实在，他说，你现在的岗位变了，工作性质也就变了，今后“舞文弄墨”的事少不了，就从我这个老相识身上入笔吧！

大概是有压力才有动力吧。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我不止一次翻读恩荣的画稿，他的“话”、他的“画”也一次次触动我的心弦。我感觉自己真有一些心里话想要说出来。

太行山，是伟岸的山，壮丽的山。特别是历经八年抗战的洗礼，更成为太行精神、民族精神的象征。近年来，我县出版过不少以太行山为题材的作品，如摄影集、诗集、文集等，但像恩荣这样，走遍八百里太行，从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左权各个地段全景式用钢笔画淋漓尽致表现的，还鲜有其人。看着一幅幅或雄奇、或秀美、或舒缓、或险峻的钢笔速写，我仿佛看到年逾六旬的他正风尘仆仆，一路奔走在太行山间的崎岖小路上；仿佛看到他正蹲坐在岩石上，展纸执笔，在山风雨露间凝成一尊雕塑；仿佛看到他正端坐在台灯前沉思默想，两鬓斑白更显精神矍铄……“惟笔软则奇怪生焉”，这是古人对“软笔”（毛笔）的论述；“惟笔硬则快捷利索也”，这是今人对硬笔（如钢笔）的解读。我想缘于钢笔的“快捷利索”，或许更利于表现太行山的刚劲挺拔，壮阔雄伟。喝太行山的水渐渐长大，沐太行山的风慢慢变老，恩荣和其他太行赤子一样，有着对太行山非同寻常的情感。他用心勾勒太行，描摹太行，也用心感悟太行，诠释太行，

这也正是恩荣萦绕在心底的一份恒久的太行情吧！

“书痴者文必工，艺痴者技必良”，这种“痴”，既表现在学业追求上的锲而不舍，更表现为在荣誉、地位面前的淡定从容。恩荣在《作者的话》中也如是表达了他的“痴”：在别人求之不得的“美差”前，他却感到十二分的不自在，最后主动辞职了。他清楚自己是“画画的”，自己的落脚点也是“画画”，他不想放弃理想与追求。大抵艺术家们的心性是相通的，世称“三苏”之一的苏辙就曾流露过“因仕废学”的焦虑。所谓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或许正是当时的舍，才有如今的得吧！我分管文化工作以来做过几次调研，发现我县文化方面的人才非常少，几乎出现了断层。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“人往高处走”的外流，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艺术人才缺乏坚守，耐不住清贫与寂寞，转岗到别的单位“谋前程”了。所以，面对恩荣的画作，我心里不时涌起的，更是对他痴情艺术、超然脱俗的人格魅力的深深敬仰。

艺术的力量在于感染人、陶冶人，艺术的创作也最需要心性与空灵。《太行雄姿》的面世，使我们在领略八百里太行的雄宏壮阔时，必将升华对太行精神、民族精神的认识。愿恩荣能永远保持对太行山的感恩与回馈之情，永远保持对生活与艺术的率性真情，在生命的暮年收获属于自己的更加丰硕的成果。值《太行雄姿》成书之际，谨向恩荣同志表示衷心的祝贺！

（作者为左权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）

## 恩太行恩 荣太行荣

○刘红庆

我做着小学生，从北寺巷姥姥家的院子走出，经过左中操场探出头来的歪槐树，经过很多年前用水钱买水的老水塔，下个坡，上个坡，粮食局白色的墙下经过，便是古戏台。戏台上批斗反革命，戏台前的操场很大，赶会或者开批斗会的时候，会很热闹。再向南去，一出雄伟三元阁的楼洞，右侧便是文化馆的黑色木头大门。

文化馆的院子是一个不规整的四合院，院中大片的空地上年年栽种着蔬菜，有西红柿、茄子、豆角、白菜等。现在想来，那时在这里上班的人都是农民出身，多数家在乡下，个个有种田的经验与冲动，于是他们把文化馆的院子搞得和植物园差不多。

一排东房门向西窗朝东，窗外就是喧闹的衙门口，车水马龙。东房住的是干部，我不常去。南房临街，前后都有门，是图书馆和阅览室。工作人员从院子里开了门进去，再把临街的门朝里开了，读者就不用进到文化馆大院，可以方便地借阅。有一座北房，很正规的样子，和三元阁并立，其门前就是登临三元阁的砖石台阶。我上过三元阁，却未曾记得这个房子是做什么用的。

文化馆院子我记得清楚的，去的最多的是西房美术室。西房北头，住着姓马的一家，中间是集体食堂。再向南，便是美术室，美术室南隔壁是音乐室。音乐室里住着王保牛老师，每天晚饭后，整个院子就他一个人了，他拉手风琴，于是小城也都笼罩在这手风琴声里。

我的老师刘恩荣，刚刚从太原念完山西大学美术专业回到山里来，就做了美术室的主人。

我常常出入文化馆的时间始于 1975 年或者更早一些，不足十岁。那时很重视群众

文化，我记得刘恩荣老师把山西省群众艺术馆编辑的《群众文化资料》和晋中地区文化馆编辑的《群众文艺》成套地送给我。我从这些书上读到了不少后来有助于我认识民间的东西。

我经常出入文化馆，大人们不会很认真地和我谈什么事情，但是从他们的交谈中，我知道刘老师在谈恋爱，找的对象是我的小学老师赵书明。

周恩来总理去世时，我是一个不满十一岁的小孩子，对周总理也有了一点了解。不久，在美术室听大人们闲谈，刘老师生了个二女儿，孩子的名字取的是邓颖超的“颖”字。直到二十多年后我已定居北京，才见到已经大学毕业了的刘颖。

文化馆所在的衙门口，是小城唯一的一条老街的中心，也便成了太行小城的中心。南北向与东西向两条干道于此交叉，文化馆就处在十字街的西北部，而与之呼应的是十字街东南角古老教堂里的文工团，是山城另一个宣传阵地。而十字街的西南，则是我们那个时代最大的商场：第一百货大楼。天下物品，云集于此。

正因为有这样便利的宣传环境，文化馆把自己院子的一段围墙，设计成了巨大的文化宣传栏。整个墙体镂空了，镶嵌进去九块巨大的版面。虽然一次只能装进去九块，但预设的版面是十八块。于是，墙上永远是九块，美术室里也永远有九块。刘老师在美术室里绘制好以后，集体行动装到墙上，取下的九块就回到美术室被重新刮裱后重新绘制新的内容。在前电视时代，在报纸只有政府机关才订阅的20世纪70年代，广播和新闻电影之外，文化馆的宣传版面就是深度报道了。尤为可贵的这是小城人自己创作的作品，所以更得小城人的喜欢。每天都有很多四乡的人在这里围观，品评被艺术化了的天下大事。

1976年秋天，先是粉碎“四人帮”，整个政治氛围是肃清流毒，迎接新的时代。刘老师在宣传版面上，绘制了大幅《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》，色彩绚丽，形象逼真，画面生动，意境高远。那时候，孙悟空还有可能被批判为封建迷信，所以我亲耳听刘老师讲，为了不被戴上莫须有的帽子，他在自己画幅两侧，书写了毛主席的诗句：“金猴奋起千钧棒，玉宇澄清万里埃。”他说：“这就不怕了，我用孙悟空形象诠释毛主席的话。”

组织工农兵创作组画“四人帮”漫画，是我记忆中文化馆的盛事。电影公司绘制电影海报的张抒言，商业局绘制广告的贾玉定，农村绘制炕围画的李川和申来和，一大

帮比刘老师年长的民间美术人士，在刘老师的组织下，创作揭批丑化“四人帮”的漫画。他们干得非常有成效，在小城宣传栏展出引起轰动。记得外地有人来向刘老师取经，索要这些作品，因为都画在版面上，所以刘老师灵机一动，叫我和另一个常在他这里玩耍的李斌，站在十字街头，替人家把墙上的漫画临下来。我们临的时候，围观的人很多，我也不知道临了多久，临了几幅，被什么人拿走了。

1977年“六一”，刘老师主持了全县儿童画大展，我是仅有的三四名一等奖获得者之一。我自己画了什么早记不得了，倒是刘老师画的刊头，记忆深刻。一个男孩捧着画板画画，他的一只鞋不在脚上，而扔在一边，表达了这个孩子痴迷的执著和沉浸在美术天地里的欢乐。刘老师把他的画拍摄成黑白照片，给获奖者每人一张，我的那张因为同桌刘庭儒非常喜欢，我就送给了我的同学。至今不知道他还保存着没有。

20世纪70年代末，刘老师精心创作的大型水墨人物画《浩气长存》必将成为山城美术史上的一个杰作。作品表现的是左权将军跃马太行的形象，作为一代儒将置身抗战前线，左权将军面部从容又满怀民族的责任感。高大的战马、巍峨的太行，都在烘托将军的伟岸。人在画前，有如在将军的率领下奋力向前的冲动。这就是老师造型的魅力。唱左权将军，传世的有皇甫束玉的歌；画左权将军，传世的有《浩气长存》。刘老师的画是我见到的所有同一题材中最精彩的一幅。2005年，左权将军百年诞辰，我写了一本将军的书，把老师的画收在其中，只有我知道，我收录的不仅仅是画，是我的一份骄傲与对老师的敬意。

1978年前后，学大寨热潮没有散去。刘老师构思并试图创作一幅《华主席在大寨》的作品。我不知道他要画油画还是年画，但是从素描稿看，更接近年画。刘老师为此做了大量的准备。我也看过他的几幅创作素材，比如华主席的神态，陈永贵的神态，郭风莲的神态。他的素描大稿在美术室的墙上挂了很久，主要构成是，华主席在中间，脸略向左侧，因为这边是陈永贵满脸微笑地与华主席呼应。而在华主席的右侧是郭风莲。后面还有很多人围着。再后面，是典型的大寨建筑群。

据说上级领导对《华主席在大寨》充满了期待，也有专家来审看过素描稿。但是不知什么原因，老师的画并没有完成。是传出了大寨的什么新闻？还是他预感到华主席将逐渐淡出政治舞台？反正我见的只有半成品。

1979年10月间，县里举办规模空前的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美术书法摄影展”，刘老师忙，忙到从组织创作到遴选作品，到布置展览和宣传。他的甘苦不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可以理解的。他的作品《浩气长存》在展览中备受关注，接着拿到地区和省里展览。他组织山区群众创作，油画、国画都是山城的弱项，但刘老师有意识地组织了年画、剪纸、炕围画等民间形式作为美术作品参加展览，使得展览既有鲜明的主题，又有浓郁的地方特色。刘老师为太行民间艺术的继承弘扬奉献了其年轻而又非凡的智慧。

也就在这一时期，左权将军的女儿为县里赠送一尊父亲的铜像。我去文化馆，知道了布置活动仪式场景的任务落在刘老师肩上。县里领导给的任务是“左权将军铜像入座仪式”，刘老师说，他与领导商量，“入座”不妥，应该叫“落座”，一字之差，意义不同，我私下很同意刘老师的见识与意见，因为我一直对他的才学很服气。仪式在左权县烈士陵园举行，左权将军的女儿左太北带着一双儿女回太行山出席活动，我作为一名高中学生被组织去参加，果然大幅标语按照刘老师的意见进行了调整。

文化馆其实是个穷单位，经常换版面，使用大量的纸张。好像没有什么办法，就有领导决定用图书馆的旧报纸来裱版面。刘老师一边觉得可惜，一边也得工作。他就从装订非常有规模的旧报纸上把有用的画或文章剪下来。我也是在这时候有机会阅读了大量的旧报纸，主要是五六十年代的《光明日报》，确实有一些不错的文字与图案。我学着刘老师的样子，偶尔也挖一点下来。大约挖的多了，给刘老师装裱版面的工作造成了不便，一次，他就说：“可以把整版报纸剪掉，一页一页给我剩下全是残缺的，我没法用了。”但因为他和善，我并没有觉出尴尬与羞惭，还是一如既往地把所有课余时间都耗在他身边。

腊月里，刘老师的美术室就是对联的海洋。不知道都是谁家的，一卷一卷的，刘老师和小城里一些书法名家，都得在此写好长时间。我也拿着自己家的对联找老师写过。这里的大人，都是书法的好手。到了正月，牌楼上要挂色彩斑斓的小条，小条上也得有时髦吉祥的话，我便拿了厚厚的一沓纸条要老师写，老师无奈一笑，和众人说：“你看他，拿这些也来让我写！”他一定赢得了大家的同情，便转身命令我道：“那边有墨有笔，你自己写去！”

在文化馆，在老师身边，我的少年时代确实被大大地丰富了。关于历史文化，关于文学艺术，关于民间大美，都是刘老师给了我最初的启蒙。比如高欢云洞的照片，我在那时候就看到过，我也在那时知道了梅兰芳与俞振飞，我看到了我们县里民间艺人的大量的炕围画与剪纸作品。在我心目中，刘老师就是最会画画的人，我对这样的人充满了崇拜。尤其记得刘老师发明了“烙画”，用烙铁在干净的三合板、五合板上烙出国画一样的效果，那种烙烧木头的香味，仿佛依然飘荡在我的鼻尖前面，觉出无限的美好。

考学离开山城，也就离开了刘老师。记得一次回去，专门拜访刘老师，在他家新建的小院子里，我问及他的新作品，老师指着新房子说：“这就是我的作品。”是的，随着文化馆功能的式微，政治观念经济、观念的转变，刘老师一度以商业装饰为赚钱途径，是比较早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化人。

突然有一日，接到刘老师的电话，说他有了一批作品。真的见到这些作品，我才又一次恍若回到他的身边。我武断地说，这些作品只能有一个名字：钢笔太行！

我想，有丰富的创作经验，有官场、市场上的双重积累，不能说养尊处优，至少刘老师没有别的牵挂。年还富，力还强，刘老师正是创作的好时候。不要问这些画的价值，简练的笔下，蕴涵的是他在山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所有情思。

刘老师在山西大学念书时有个同学叫米家山，在刘老师娶了赵老师的时代，米家山娶了潘虹。潘虹大红大紫过，米家山导演过电影《顽主》。我在那个时候疯狂地迷恋潘虹，也听老师说过他的有才华的同学。我是不是暗暗嫉妒米家山，现在不清楚了。同学出了大名，但因为时代和环境制约，我的老师没有赢得更大的施展才华的空间。他虽说成了小城市名人，但在廉价印刷和电脑无所不在的时代，老师的强项已经不明显，他的价值被技术化的选择和平庸化的电脑掩盖掉了，没有多少有心人再来追求我老师的国画、年画、漫画、儿童画、素描、剪纸、烙画、炕围画。人们用价值低廉与色彩恶俗的喷绘，把小城的街头搞得喧闹而乌烟瘴气，我所熟悉的文化馆早被夷为平地，风格杂乱的建筑充斥其间，山里失却了原有的品位。这个时候，我便更加怀念有老师手绘大型画幅的年代，怀念衙门口留在我记忆里的真善与大美。

看着刘老师的这部钢笔速写集，我不是在读画，我是在读老师的人生，让我沉浸

在一种人性古朴和非技术手段的纯净里。那个时代，我们向往艺术，不仅向往高雅，也一样珍视民间。从那时得来的经验，让我想告诉人们：任何可以复制的东西都不会是好东西。我临过老师的漫画，但我觉得已经被刮掉的版面上的原作才是最值得保存的，即使仅仅保存在记忆里，也会有无限的美丽。

今天，刘老师没有了画孙悟空时的使命，也没有了《浩气长存》时的激情，而多了的是生命里的平和。篇幅小，随意性强，不刻意而更自如，勾勒他见惯了的山的形态，描摹他触摸到的山的硬度，折射他体悟到的山的灵魂。

为什么老师在这样的年纪选择了钢笔，选择了用钢笔去触动他所居住的太行山？我的推断是：老师是个简约的人，钢笔对环境的强大适应性正可以表达他的简约；老师又是个有骨气的硬汉，钢笔不适润染触则有离则无的品行，也正是老师刚直不阿的品行。

把自己对太行山的温暖雄健的感觉落实到钢笔画中，年逾六旬的刘老师一直谦逊地发生着疑问：“这些钢笔速写行吗，值得不值得印行以示人？”其实答案不可能有一个。但我想说的是：“只要爱着，只要捧着拳拳之心，感念太行之恩，就是真艺术，就值得呈现给世人。”

我，还有像当年的我一样稚嫩的太行人，看了这些画，会感念老师的深恩，为有老师这样的民间真大师而备感骄傲！

太行山城，肯随着老师的画笔回到那个纯真而有个性光芒的时代吗？

2011年6月15日 星期三 17:57:51 于北京

2011年6月16日 星期四 10:21:26 北京家中定稿

# 目 录

---

- 山西 ..... 001
- 河北 ..... 136
- 河南 ..... 158
- 附录一：恩荣国画 ..... 191
- 附录二：名家作品 ..... 201
- 作者的话 ..... 211



左权麻田